

我们的友谊是一生的奇迹

# 我们!

## *Before Every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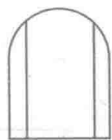
[美] 维多利亚·雷德尔 —— 著

郭乙瑶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Before Everything*



我们!

[美] 维多利亚·雷德尔 —— 著  
郭乙瑶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 / (美) 维多利亚·雷德尔著; 郭乙瑶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3

书名原文: Before Everything

ISBN 978-7-5086-8436-9

I. ①我… II. ①维…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2158 号

Before Everything

Copyright © 2017 by Victoria Redel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Clegg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我们!

著 者: [美] 维多利亚·雷德尔

译 者: 郭乙瑶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17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7-735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436-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大方

sight

致南希和女孩们

赞美她们，用生命，珍爱着友谊。

——艾德里安娜·里奇

2013年3月下旬





## 淡然

暮春三月的一天，人们都在享受着空气中泥土的清香，安娜拿到了最新的检查结果。安娜已经很坦然了——事实上她也曾几经努力，希望有奇迹发生，但现在，她只是说：“就这样吧。”

## 海星

安娜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起居室的，她坐在沙发上，她的老朋友们——海伦、茗、卡洛琳、莫莉全都来了。她们怎么会来？谁告诉她们的？她已经把海伦每天的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当然，可能不是海伦，是她的某个孩子透露的。其实，她想错了，是茗通知了大家。她曾和茗谈过，从复发到临终医院，一切的一切，她都告诉了茗。最后，她没有给茗任何插话的机会，只是说：“你替我和大家

说吧。”

“我马上来。我们大家当然都会来。”当时她听到茗这么  
说时，她曾哽咽着说：“不要。”

现在她们都在，她儿时的闺蜜们。能在自己的拱顶起居  
室里和她们相聚，这种感觉真好。卡洛琳正用她惯常的语气  
讲着埃利斯，她那位总是麻烦不断的姐姐的故事，她的语气  
虽然无奈，但听不出挖苦或是自嘲的味道，相反，她总是能  
用欢快有趣的语言讲述不开心的事情。

她们来看她得花多大力气呀！安娜知道，她们分别从大  
巴灵顿、曼哈顿、阿灵顿、拉奇蒙特驱车赶来，这一切真是  
难以想象。离开需要打理的家就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而她  
们还要一次次地从放在副驾驶座位上打开的手袋里翻出钱  
包，去应付那些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收费站、那些加油站。  
还不仅仅是这些！她感觉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一个永不停歇  
的世界，那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种消失的语  
言。虽然她曾经熟悉，但现在的她已然无法处理，无法  
驾驭。

“大点声儿。”正在厨房熬汤的茗喊道，“我可不想漏掉  
你们说的话。”

安娜也在努力跟上故事的节奏。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  
这样。她和她们一起笑着。海伦一如既往地大笑、欢叫。莫  
莉还是默默地一边笑着，一边擦着眼角的泪花。卡洛琳在眉

飞色舞地高声谈笑，时不时突然挥舞一下双手，感觉像是要把空气撕成碎片。

她们笑着，她们五个在一起笑着，甚至对于一些不好笑的事儿，她们也在努力笑着。

真是难以言表，为什么直到现在，只要她们在一起，仿佛都不再是成年女性，而都变回了花季少女。安娜看着她们三个，听着茗在厨房里带着颤音的笑声——她仿佛看到了茗那丝毫不见发福的少女般小巧的身影，此时她脑海里的茗，还留着一头乌黑闪亮的及腰长发，垂垂的，像一块幕布。她脑海里的茗，根本就不是那个每隔六个星期就要去发廊请专业理发师精心地把花白头发修剪出层次的茗。

“你是不是累了，安娜？”海伦一边按摩着她的脚和腿，一边问道。

她的目光沿着自己的身体落在了海伦放在她小腿上的粗粗的手指上。她曾健美的小腿，现在已经没有肌肉了。她一直开海伦的玩笑，说她那不是画家的手，而是码头工人的手。画家的手指要像乔治亚·欧·姬芙的手指那样优雅又细长。但是，海伦的手让人感觉是那么的舒服，被她抚触真好。海伦猜都不用猜就知道她渴望抚触，事实上还真是这样。等海伦的手慢下来时，她把自己的腿放到了海伦的大腿上，轻轻地摩擦着。“我会照顾你的。”海伦说。海伦总是在

她需要时出现，并帮她解决问题。海伦，四十年前就答应过要做安娜最好的朋友，而且她从来都没有食言。她伸出双腿，轻触海伦的双手。

莫莉向前探了探身子，把手肘放到了她的膝盖上。这就表示莫莉在倾听。她倾听的时候，全身的肌肉，甚至整个身体都全神贯注。不出安娜所料，莫莉抬起了头，向卡洛琳扬起了嵌着梨窝儿的下巴。

安娜已经好几天没到起居室来了。这里她想看的東西太多了。在那儿，每一面墙上，都挂着艺术品，有些是她自己买的，有些是别人送的。在那儿，桌子上的蓝色玻璃缸里，收藏着来自雷耶斯岬的海星。在那儿，在墙上，悬挂着她在伯文斯镇淘来的用废金属做成的雕塑。在那儿，架子上的梅森罐儿里，簇拥着美丽的红雀羽毛。这些是她花了多少心思和时光收集安置的啊。这一切构成了美妙的静态画面，她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所有的忙碌，所有的辛劳，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

安娜闭上了眼睛，聆听。朋友们语音中的百转千回、轻快旋律，她都是那么的熟悉。甚至连卡洛琳何时会为找到更精确词语不得不做的停顿，她都了然于心。为什么此刻她会如此的宁静，她无法解释。她甚至从未想过。这宁静，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她再也不需要抗争了。

## 老友

六年级结束时，她们的小团体终于有了正式的名字。起因是某个下午的某个玩笑，但她们都喜欢这个名字。有一种长长的味道。老友，仿佛在宣示，即便不久的将来，比如马上到来的七年级或是高中时代，还会有其他人走进她们的生命，还会有其他人带来新奇和喜悦，甚至成为一生的朋友，但是，任何人都不是老友的一分子。他们没有和她们一起用蜡笔绘制同样的T恤，没有经历这正式的宣誓仪式，没有和她们一起欢呼庆祝。她们喜欢老友这个名字，有种摇滚乐队的感觉，或是一套神秘丛书的感觉。五位少女一致认为，这就是专属于她们的真实，直到永远。

## 秘密

几天前，她的大儿子一个人在房间里陪着她。

“妈妈。”他拉住了她的手。

她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没有睡着。

“妈，我想告诉你个秘密。”

她微笑了。她的第一个孩子，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哦，那些年她是多么替朱利安担心啊，虽然现在看来是她多虑了。那个害羞的小男孩儿，总是在学校院子里长满野草灌木的角落一个人玩耍，那个把棍子插进泥土的小男孩儿，那

么认真、那么高兴地一个人玩着，丝毫不理会其他嬉戏的孩子们不时地在身边跑来跑去。“抓到啦！”他们尖叫着，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游戏是别人的，与他无关。每每接他时，看到他在一个人开心地玩耍，她的心都会有些痛。她是多么希望他是操场上那群玩耍的孩子们的核心啊，那个被称为船长的孩子。

现在他就在眼前，已经长成了风度翩翩的男人，还是那么安静，还是会孩子气地傻笑，还是最喜欢一个人在林子里探险，寻找些羊肚菌之类的东西。

“妈，”朱利安又说道，“我有个秘密。”

她点点头。

“你睁开眼睛好吗？”

她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她的眼皮是那么的重，那么的涩，甚至比她吃的药都要涩，她感觉到那种厚重的沉、厚重的涩，沉淀在她的骨缝儿里，流淌在她的血液中。

她睁开了眼睛。

真帅。他的脸像极了他的父亲，黑色的卷发上也罩着一层光晕。他背对着窗子站着。她看见了窗帘上的蕾丝，透过窗帘，她看到了院子里的树。她的蕾丝，她的吊着水晶挂饰的窗子，她的曾经供三个孩子玩耍的院子。这一切，很快就不再属于她了。

“说吧，儿子。”

“我们要有孩子了。”

幸福的感觉迅速弥漫了她的全身。即使是在这最后的日子，她还是感到了幸福，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霎时间有些尖锐的疼痛。不管怎样，这都是极致的幸福，不是吗？

“我们不想告诉任何人。现在还不想，但我们就是想告诉你。”

她第一个孩子的孩子。她曾经那么热爱他在腹中的感觉，甚至在足月后即将临盆时，她希望把生产的过程拉长，她曾说，她希望细细体味生产时那专属于她自己的每一个瞬间。那天她足足生了十八个小时，剧烈的疼痛让她蜷成一团，最后还是求助了药物，就为这件事，她的朋友们笑话了她好多年。最后，她的孩子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他是那么的完美——嘴唇、手、脚，从此，她彻底改变了。

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吻了吻她的儿子。“你一定会是个好爸爸。”她轻声说道。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注视着他，郑重地注视着他。她想让他知道，这是他的母亲对即将成为父亲的他的注视。

风吹透了窗棂，春天的风，最后的，最好的秘密。

她微笑。“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永远

“你的气色好多了，真的，绝对不骗你。”海伦用拇指按

摩着安娜的足弓。“不过，我们还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她边说边用沾满颜料的手指按了按安娜长长的，但不再平滑的胫骨。真是已经皮包骨头了啊。她伸开短粗的手指，就可以握住安娜的腿。

“这次我们就剩一条路可走了，海丽<sup>1</sup>。”安娜说道。

“不对，”海伦立即反驳道，“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想办法呢。”其实，在安娜还没有这么瘦弱之前，她还可以慢慢地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病房走廊里散散步，那时安娜就曾拄着拐杖说过：“真的，海伦，这回真是躲不过去了。”在这样的时候，海伦总是能够机智地回答：“嘿，你该想想你上个月是什么德行，还不如现在呢。”真心——绝对真心——从孩提时代起，她们就发誓彼此要真心相待，绝不说谎。守护这样的誓言，对于七岁的密友来说，不难，对于十二岁情窦初开的少女来说，也不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真话有时真的会造成伤害，对这誓言的守护就不再那么容易了，尤其是在鼓励变得更加重要的时候。海伦想起了ICU里各种仪器的噪音，想起了那一个个清晨，她拉开窗帘，站在安娜的身边，但浑身插满管子的安娜仍在昏睡。“嘿，美女，”海伦会说，“再不醒来就要错过美景啦！你已经好多啦。”

---

<sup>1</sup> 安娜称呼海伦的昵称。——译者注（若无特别标明，本书注解均为译者注）



但是现在，说实话或是鼓励的话似乎已经没有保持警醒重要了。海伦整个人都乱了。关键时刻到了。多年以来，她们一直每天都通话。即便只是短信，那也代表着联系。最近几年，因为海伦常常是在迪拜、香港、迈阿密、巴黎，所以由于时差的关系她经常是在奇怪的时间给安娜打电话。

“我是在你的明天给你打电话呢。”海伦在悉尼的时候会这样说。

“你在艺术世界里如鱼得水啊，丫头！”安娜夸赞海伦时从不吝啬。

如果海伦询问有什么新情况时，安娜会对着话筒吹口气，说：“我还是不能去摇滚音乐厅呢，如果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嘿，加油啊，宝贝。我们可不能长生不老啊。”然后她们会大笑，驱除灾难的阴霾。

但是，这一次，海伦动摇了，情况也变得无法控制了。虽然她的行程会带来诸多不便，但海伦还是坚持每天都打一个电话，不过最近两个星期，她发现安娜不回短信了。“喂，爱可不是单行线啊。”她在布拉格时用乡村音乐的调子给安娜留了条语音信息。

然后，一周之前，当她正在罗马吃晚餐时，她接到了茗的电话，听到茗惶急地说：“你得过来了，海伦。”